

天如玉 著
TIAN RUYU

师叔

上



继『我家有个上神大人』后

晋江超人气

古风言情小天后

天如玉

虐心大作『师叔』袭来
全新番外倾情献上



天如玉
TIAN RUYU
著

师叔

上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叔 / 天如玉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29-06790-8

I. ①师… II. ①天…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6473号

师叔

SHISHU

天如玉 著

出 版 人 :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刘 嘉 郭莹莹

装帧设计: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qq.com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h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 000mm 1/16 印张: 31 字数: 462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6790-8

定价: 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1章	天印师叔	1
第2章	泪流满面	7
第3章	勾引	11
第4章	谷羽术	18
第5章	刺青	25
第6章	下山	31
第7章	呸!	36
第8章	霜绝剑	41
第9章	鱼已经上钩了	46
第10章	锦华夫人	50
第11章	仙人	54
第12章	强者当立，弱者该死	59
第13章	听风阁主	64
第14章	与你何干	69
第15章	干该干的事	74
第16章	身世	78
第17章	太无耻了	83
第18章	何日忘之	88
第19章	折英	93
第20章	他摸你了?	98
第21章	今晚回来吧	103
第22章	现世	108

第23章	初銜白的妹妹	114
第24章	天印不是好人	119
第25章	玄秀	124
第26章	千风破霜剑	130
第27章	缺口	135
第28章	彼此彼此	140
第29章	段飞卿	146
第30章	华公子	152
第31章	左护法	157
第32章	唐门少主	162
第33章	救我.....	168
第34章	节哀	174
第35章	千青已经死了!	181
第36章	毒发	186
第37章	伪君子	191
第38章	魔教	196
第39章	唐印	200
第40章	初銜白	206
第41章	十年前	211
第42章	禽兽	216
第43章	我是你师叔	223
第44章	步狱	231
第45章	不举	237
第46章	祛痛散	242
第47章	你以为我稀罕?	247
第48章	我怎么会爱你?	252



第1章 天印师叔

这事儿说起来绝对是个悲剧。

天殊派的后山风景秀致，奇花异草无数，千青只是个小弟子，加之被师父禁了足，闲暇里无甚去处，便最喜在此处逗留。

这日也是如此，只是刚逛到小土坡处却发现已有了别人。

那人背对着她端坐于土坡上，盛夏时节里，周遭芳草萋萋，他却一身黑衣，乌发曳地，背影肃杀凛冽。不过因为他人在土坡上，怎么瞧都让千青觉得这造型像蘑菇。

她悄悄观察了这朵蘑菇许久，忽然认出这人貌似是自家师叔天印，十分好奇他在此地的缘由，便忍不住走近了两步，想要再深入观察观察。不料人尚未接近，蘑菇竟一下仆倒在地，口中“哇”地吐出一大口血来。

千青吓了一跳，慌忙跑过去，一看那张脸，果不其然是她那位年纪轻轻便已有了江湖第一高手之称的师叔天印。

“师叔师叔，您怎么了？”她慌不迭地将天印扶起，却被他一把扣住手腕。

“你叫我什么？”

“呃，师、师叔啊……”千青见他神情微妙，始终盯着自己，不禁诧异，心



师叔

SHISHU

上

知道自己没认错人啊。虽然天殊派中人人都知晓她失了记忆，但那只是忘却前尘，何况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谁都会过目不忘啊。

天印脸色苍白如纸，嘴角牵着血丝，却似毫不在意，目光始终落在她身上，眸光深沉，像是化不开的黑夜，随之却忽然微微笑了起来：“没错，我是你师叔。”

“呃……师叔，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千青觉得他这反应实在古怪，哪有人吐血了还揪着一个称呼不放的。

天印却没回话，忽地又吐出一口血，撑着要站起来，几乎整个人都压在千青身上：“扶我回去……”

“是是是，师叔您小心脚下。”千青吃力地迈脚，走得歪七八扭。

好在之后遇到了大师兄靳凇，他带着一群师兄弟从练武场过来，看到千青几乎架着天印师叔行走在天殊山那险峻的山道上，赶紧上前帮忙。

千青终于解脱，趁机跟靳凇寒暄了几句。她也是花花心思犯了，对着靳凇时总想多说几句，可是靳凇对她始终一副有礼有节的模样，她实在无奈。

“那就麻烦大师兄啦。”旁边已有两位师兄弟扶起天印要走，千青不死心地向靳凇传达好意。靳凇转头看她，有些好笑：“师妹这是什么话，这是师叔，有什么麻烦的。”

千青一愣，这才察觉自己失了言，顿时懊恼地皱眉，一扭头，却见已走出很远的天印正看着她，视线一会儿落在她身上，一会儿扫到旁边的靳凇身上，许久才收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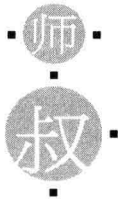
千青眨眨巴眼睛，问举步要走的靳凇：“大师兄，师叔是不是认识我？”

“嗯？”靳凇想了想，摇摇头：“不知，不过派中弟子常来常往，对你眼熟也正常吧？”

“哦，说得也是……”千青终于放下那点儿猜想。

靳凇待人温和，有一个大师兄的身份，平常对她也颇多照顾，一见她这模样便知道她又从后山逛过来，好言劝道：“你以前受过重伤，没事还是少吹风，多休息休息。”

就是因为他这般温柔，千青才会对他起那不该起的心思。她挠挠头，笑道：“大师兄你知道的，我身子不好，师父从不让我跟师姐姐妹们一起练武，我这也是



无聊嘛。”

靳凖也就是出于关心，倒不坚持，没再多言，点了点头便离去了。方才天印师叔那模样也不知是出了什么事，他得赶紧去瞧瞧。

千青回了住处，师姐妹们刚刚练武回来，三三两两凑在一起闲聊，也没人理会她。这也不是第一次，她早就习惯了，师父玄月最宠爱她，受排挤是意料之中的事。

天印师叔在后山忽然吐血，怎么看也是个大事件。千青打算稍后便去找师父说一下今日这见闻。谁知还没来得及实行，大师兄靳凖忽然过来说：“千青，你跟我过来，师祖要见你。”

天殊派如今的掌门师祖已年过百岁，至今只收了七名入室弟子，而在世的只剩了四个——一个是已年近花甲的项钟，一个是人到中年的金翠峰，还有便是千青的师父玄月和天印了。除了不收徒弟的师叔天印，门下所有弟子都分给了其他三个徒弟教导，而玄月是师祖唯一一个女弟子，座下也专门收女弟子。

千青莫名其妙地跟着靳凖出了门，瞥见师姐妹们的眼神，果不其然又是嫌弃。唉，大师兄也是师姐妹们心目中的大红人来着。

时至傍晚，雄踞山间的天殊派山风大作，将人身上的衣摆都吹得猎猎作响。远处楼阁若隐若现，飞檐气势张扬，似已触及天际。

千青跟着靳凖拾阶而上，不想最后到的地方竟是议事厅，这地方通常是师祖和师父师伯们商议要事时用的，却不知她今日怎会忽然人品好到能进来。

她一脚踏入宽敞的大厅，刚一抬头，便瞧见离门不远处坐着的师叔天印。

上方坐着发须皆白的师祖，下方左侧是大师伯项钟和二师伯金翠峰。自家师父玄月也在，和天印一道坐于右侧，不过面色不怎么好，也不知是出了何事。

乌发玄衣的天印是在座最为年轻的，加之相貌出众，千青会第一眼就看到他倒也不稀奇。

天印正襟危坐，阖目养神，似已入定，脸色仍旧有些苍白，听到响动才睁眼看，视线在她身上一扫，忽而紧抿住唇，眼里呼啦啦翻滚出一阵苦楚。

千青以为自己看错了，正诧异着，便听上方师祖道：“你便是千青？”

千青一惊，恍然想起自己还未拜见他老人家，连忙敛衽下拜：“弟子千青，拜见师祖，拜见师伯、师父、师叔。”



师叔

SHISHU

上

四下寂静，过了许久，师祖才慢悠悠地吐出口气来：“唉……”

千青的小心肝儿莫名就是一抽。

“千青，你可知你闯了大祸？”

“啊？”千青纳闷，“师祖见谅，千青不知。”

“你竟不知？”师祖陡然来了火气，朝天印道：“天印，你说。”

天印看一眼千青，也是未语先叹：“这名唤千青的女弟子今日擅闯徒儿练功之地，致使徒儿走火入魔，如今已经……”他闭了闭眼，接着道：“如今已经内力全失了。”

“什么？”千青瞪圆了眼睛。怎么原来他不是扮蘑菇而是在练功？可是她也没做什么啊，怎么就打扰到他了？不该啊……

左思右想觉得不对劲，她只好悄悄转头去看靳凛，奈何他也是一脸愁容。

且不说靳凛去得晚没看清实情如何，就是他的身份，此时也容不得他置喙。这事儿可大可小，但天印师叔三年前武林大会上拿下第一后便成了门派的顶梁柱，师祖指着他光大门楣呢！所以若是天印执意追究，千青便是一命呜呼也是有可能的。

这厢千青犹自怔忡，师祖却认定她是在逃避罪责，便也不再给她机会，直接便问座下弟子：“你们认为此事该作何处理？”

项钟捋着花白胡须道：“我看不如请洛阳璇玑门的人来为师弟诊治，以他们的医术，定可让师弟武功恢复。”

师祖皱紧了眉，默不做声。

金翠峰一见他老人家的脸色便知这是不满意，他比项钟机灵多了，这从他那光秃秃的脑门儿就能看出来。他压低声音道：“师兄万万不可，此事不宜张扬，否则以天印师弟的威名，只怕会掀起一场江湖风波。依我看，不如用别的借口请璇玑门派一可靠之人来暗中为师弟医治。”

师祖这才微微点了点头，一副“知我者翠峰是也”的表情。

千青更加莫名其妙了，那么把她叫来是怎么回事？难道就是来背黑锅的？

好在玄月站在她这边，眼见天印那边的事解决了，便开口问：“那么我这个徒儿要作何处置？”

“这个……”师祖慢悠悠地拖着调子，显然是在等徒弟们给他出主意。



“师父，”一直沉默的天印冷不丁地开了口：“此事的确不宜张扬，但如今徒儿废人一个，身体虚弱，只怕连起居都成问题……”他蹙着眉，目光幽幽地落在千青身上：“为今之计，只有找个人来伺候着了。千青虽害了我，但若是责罚了她，消息也必将走漏，不如就罚她伺候我，直到我武功恢复好了。”

千青大惊失色，什么叫她害了他？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啊师叔！

玄月注重保养，虽已年逾四十，身形却窈窕犹如二八少女。她性子泼辣，向来看不惯派中男子的大爷嘴脸，但凡门下弟子有被欺负的，便会及时跳出来出头，护短之名早已威震全派，何况千青又是她最宠爱的弟子，这时听了天印的话，当即便怒道：“师弟，这事儿说来你也有错，什么地方练功不好，非要跑到后山！这次惊扰你的是千青，你寻着人了，下次若是什么野兽，我看你才有苦说不出呢！”

千青连连点头，没想到天印师叔这般阴险，自己走火入魔，居然把责任扣在她头上。整个天殊派何人不知他最重视武功修为，现在叫她去伺候他生活起居还不知是怀着什么目的呢，万一再来私下报复怎么办？

越想越怕，她连忙朝玄月使眼色，一个劲暗示她想法子救自己。

天印轻叹一声：“师姐，我只是叫她伺候我到痊愈，并没有说什么，何况以你我的交情，还担心我对她不利？”

玄月忽然不说话了，像是想起了什么，颇具深意地看了一眼千青，又看看天印，最后摆了摆手说：“那好吧，青青你就去照顾你师叔吧。”

“啊？”千青错愕，怎么这么快就倒戈了！

“那便先这么着吧，唉……”师祖重重叹息，被靳凜扶着起身离去。

千青拜伏在地，心里的委屈一阵又一阵。那头二位师伯也出了门，经过她身边时叹气的叹气，冷哼的冷哼，更叫她欲哭无泪。

身后忽然“吱呀”一声，千青回神转头，就见大门已经合上了。她愣了愣，赶紧爬起来要朝门边冲，眼光一扫，却见天印仍然好端端地坐在那儿，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呃，师叔……”

天印朝她招招手，她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

“千青啊……”他沉痛地闭了眼，“你可知我练武是为了什么？”



师叔

SHISHU

上

哪个武林人士没几个恢弘理想？何况还是他这种全心扑在武功上的人。千青虽然怨他冤枉自己，却也对他的理想生了好奇之心：“为了什么？”

“我本想着，有朝一日能凭这身功夫骗个江湖美人儿做老婆来着，不曾想就这么破灭了啊。”

“……哈？”

“既然如此，”天印睁开眼：“以后若是实现不了这个愿望，恐怕也只有委屈你一直在旁照料我生活起居了。”

“那个……师叔，您练武难道不是为了匡扶武林正义吗？”

天印微微一笑，低头敛目，沉沉思绪尽压眼底。

第2章 泪流满面

玄月是个顾忌徒弟心情的好师父，担心千青因为自己临阵倒戈的事生气，在她临走之前特地跟她好好谈了谈。

“青青啊，昨日不是师父不护着你，实在是你这次篓子捅大了啊。谁都知道你天印师叔是你师祖的心头肉，从武林大会斩获了第一的头衔后更是了不得，咱天殊派还指着他这面大旗招揽新人呢，你说你没事儿招惹他干嘛？”

千青一脸哀怨：“师父，我真没做什么。倒是师叔，没事儿在后山小土包上扮蘑菇干嘛？我不过走近了两步，他便忽然捂着胸口倒地不起了，我真是冤枉啊！”

玄月深沉地眯起眼：“若没猜错，他扮蘑菇大概是在练天殊心法第九层了。这至高无上的一层的确要求高，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前功尽弃的。”

“……好吧，我还是去受死吧。”

玄月瞪她一眼道：“胡说什么呢？你师叔绝对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再说了，他若真的私下报复你，你便告诉为师，为师会替你做主的！”

她说得这般笃定，千青却很怀疑。天印明明给她扣了黑锅，阴险狡诈得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她抱起包袱，怨气滔天地出了门。



师叔

SHISHU

上

天印住得很偏，屋子却建得极好，还足足有三间，就坐落于山腰处横挑出来的一块平地上，远远看去像是建在了云端。千青跑去的时候轻手轻脚，生怕一不小心就把这地方给踩塌了。

正是日头毒辣之时，天印坐在树影下摇着纸扇，除了脸色仍旧苍白之外，精神倒还算好，见她到来，如释重负般叹了口气：“青青你可来了，师叔我就快饿死了。”

千青对他那亲昵的称呼大感腻歪，又不敢多言，战战兢兢地站在三丈开外，生怕他扑上来掐死自己：“师、师叔……现在还不到吃饭时间呢。”

天印一脸无辜：“哦，可是师叔我失了武功后，似乎比以前容易饿了呢。”

“师叔稍候，我这就去给您做饭！”

天印望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收起折扇，脸色忽而转冷：“真是想不到，你还会有这么一天……”

千青其实根本不会做饭，点了柴火才想起来还没准备食材，好一阵手忙脚乱，差点没把厨房给烧了。

她还寻思着天印也许会来把她臭骂一顿，或者把她丢回去也有可能，谁知偷偷扒着门框朝外一瞟，他仍旧慢悠悠地扇着扇子，甚至还惊讶地感叹了句：“哟，这么多烟，究竟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这人莫不是故意在整她吧？

极有可能！千青气闷地回了厨房，忍着烟熏四下找了一圈。大概是师祖吩咐过，伙房送来的食材颇为丰富，米是好米，面是好面，鲜蔬自不必说，甚至还有一条鲫鱼和一大块牛肉，可问题是要怎么把它们弄熟呢？

柴火越烧越旺，锅里的烟更浓了，千青来不及多想，拎起鱼就丢进了锅里，顿时惹来一阵乱蹦。她赶紧拿起锅盖盖上去，忽然觉得似乎忘了啥步骤，可究竟是啥又想不起来。哦，大概是要加水……

吃饭时，天印看着面前碗里的黑色焦糊物呆滞了半晌：“这是鱼？”

“是。”

天印用筷子拨了又拨，抽了一下嘴角：“没人告诉过你，鱼要刮鳞去肠吗？”

“……没。”

天印默默看了她一眼。

千青接触到这眼神，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摆出防卫姿态。

天印先是一愣，接着就笑了，搁下筷子道：“青青，看你这样子，莫不是以为师叔我要报复你？”

千青已经琢磨着是要欺负他武功尽废打一场还是撒脚丫子逃跑了，吞了吞口水小心翼翼地问：“那师叔您会吗？”

天印挑了一下眉，忽然站起身来，施施然举步走向她。

千青像是被针扎了一下，跳起来就朝门口冲，被他眼疾手快地一把扯住后领拉了回来。她下意识地挣扎，天印便顺势一手扣住了她的腰，一手搭住她肩膀，贴到她耳边阴笑：“怎么，你师叔我看着像是那般阴险之人么？”

千青下意识地就想点头，反应过来又连连摇头：“不不不，师叔您正人君子，绝对不是阴险小人。”其实如今的天印手上根本没什么力道，千青虽武功平平，可要挣脱也不会太难，但在愧疚和恐惧双重情绪压迫之下，她竟动也不敢动一下。

天印故作疑惑道：“那你作何这般躲避着我？难不成你害我成了废人，还不想负责？”

“……师、师叔言重了，弟子不敢。”千青苦哈哈地嗫嚅。

“那就好。”天印拍了一下她的肩，转身回到桌边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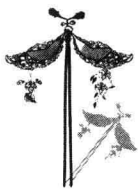
直到此刻，千青才察觉到刚才二人的举止有多亲昵。她还不曾与哪个男子这般亲近过，连心爱的大师兄都没有，难免心如擂鼓。悄悄去看天印，他居然在吃饭，举着筷子将那焦黑焦黑的鱼肉一口一口往嘴里送，好似品尝山珍海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千青震撼了，不愧是第一高手，好吧，是前第一高手，连胃都与常人不同啊！

一碗粗硬的米饭很快就见了底，天印慢条斯理地拭了拭嘴角，抬眼看她：

“今日就算了，明日起去伙房学学手艺，至少要会做个汤吧，不然就吃这些东西，师叔我何年何月才能调理好身子？我好不了的话……”他眼珠一转，冲她轻轻扬眉，“你该知道，你会怎么样吧？”

“师、师叔……其实为您身体着想，不妨直接让伙房大厨来照料您……”



师叔

SHISHU

上

“对，然后整个天殊派都知道师叔我如今是个废人了。”

“……我马上去！”千青泪奔出门，再也不想回来了。

天印看着她出了门，坐了一会儿，终是没忍住，起身出门，将刚才吃的那些吐得个一干二净，然后抬头朝她消失的山道狠狠地瞪了一眼：“真想一掌拍死算了！”

远离了天印就是舒服。千青在伙房吃了顿香喷喷的午饭，顺便跟厨子吹了半晌的牛，实在不好意思混下去了，才开口说自己是来学做饭的。

厨子是从山下雇来的，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伯，尤爱八卦，今早听几个弟子说了千青的事儿，此时免不得要向本人求证一番。

“千青，听闻你要拜入天印师父门下了？”

千青听到那名字先抖了一下：“啊？”

“不是说你去伺候他了嘛，定是天印师父要破例收徒了吧？”

“……”流言真可怕。千青默默指了指案上的食材：“您还是告诉我吃哪些东西补身子吧。”

“诶？是给天印师父补身子的吗？”

千青点点头。

厨子眼睛一亮，随即面露恍然。天印师父的武功那么高，哪里需要补什么身子嘛，不过要是别的方面……那就好理解了。

他偷偷瞄了瞄千青，小姑娘模样说不上沉鱼落雁，好歹也清秀可人。天印师父貌似年近而立了吧，约莫是要吃一回嫩草了……

一想到这点，他立即掬了掬袖子，熟练地挑了几样食材放在小筐里递给了她：“这些都是好东西，我教你一些简单做法，你回头就做给天印师父吃，一定会有效果的！”

千青一听到效果二字，精神大振：“真的？”

厨子大叔心想矮油这姑娘咋不知道羞怯呢，面上还是赶紧应下：“可不是，若没有壮阳功效你就来找我！”

“好好好。”千青压根没听清楚，乐颠颠地催他，“那你赶紧教我。”

“咳……”她这般急切，倒让厨子大叔害羞了。不过话说回来，能把天印师父那种高手弄得需要进补，想来这姑娘还真是有本事啊……

第3章 勾引

天印盘膝坐在床头，细细地运功调息了一个周天，睁眼时已是满头大汗。他摊开左手掌心，看了一眼盘踞其上若隐若现的血线，挫败地叹了口气。看来内力的确是没了，偏偏天殊派的武功最讲究内功修为，如今他招式虽然还在，丹田气海却空荡一片，出手怕是与软脚虾也没什么分别了。

所幸天印并不是个纠结的人，对他而言解决问题的路有很多种，只要能达成目的，过程并不重要。

千青现在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小丫鬟，一早起来，在厨房里守着大补汤一步也不敢挪。汤好了还要去给天印洗衣服。

其实她最讨厌的就是给天印洗衣服，因为那意味着要帮他洗贴身内衣……

蹲在水边，从木盆里拎出天印的褰裤时，千青像被马蜂蛰了一口，顿时脸烧得滚烫，嫌弃地将那裤子丢进水里，等看见裤子快沉下去了，又赶紧手忙脚乱地要去捞，结果一个不慎就扑通栽进了水里。

她压根不会水，扑腾了几下就跟秤砣似的往下沉，连呼救都没来得及。透过晃动的水面，她似乎看到了岸上站着个人，那身熟悉的黑衣，似乎是师叔，可他的眼神那么冷，看着她落入水中居然也无动于衷。



师叔

SHISHU

上

千青猛地吸了一大口口水，胸腔闷堵，最后晃动了一下手臂，终于无力地闭起双眼。耳中却听见扑通一声响，很快身子一轻，有人托着她浮出了水面，她还没来得及呼吸一下便晕了过去。

醒过来时第一件事是在咳嗽，她难受地睁开眼睛，天印的脸近在咫尺，看到她苏醒，微微笑了笑：“总算醒了，不枉我给你渡气。”

千青原本已经缓和了咳嗽，听到这句话后又重重咳了起来。

什么叫给她渡气？难道他已经……那个她了？千青脸涨得通红。

天印起身，拧了拧湿衣服，伸手给她：“走吧，下次洗衣服小心些。”

千青默默无言，其实很想问他一下之前是不是看到她落水而没救她，但他的确救了自己，想来应该是误会。

这之后她每次洗衣都小心了许多，再也不要什么花头了。

今年又会有三年一次的武林大会，所以派中的师兄弟们练武尤为勤奋。

千青这日经过练武场时，听到场内师兄弟们整齐划一的呼喝声，想起自己已有多日不曾见到大师兄，忍不住探头探脑逐个寻了过去。

靳凜果然在，正身姿挺拔地立在前方，领着众人练武，即使在这毒辣的日头下挥汗如雨，也丝毫不影响他的风姿。

千青却忽然没了欣赏的心情。此时此刻，她扒着山石探头望过去时，心中想起的，却是自己为天印师叔洗褰裤的事，是天印师叔替她渡气的事，她觉得自己名节已毁，早已配不上完美的大师兄了……

“唉……”

像是知晓她的心情，竟凭空传来一声叹息。千青先是愣了愣，猛然回过神来，一扭头，就见天印站在她身后，身上的玄黑袍子反衬着苍白的脸，竟显出几分柔弱来。他的目光越过她幽幽地落在前方练武场上，几分无奈，几分酸楚。

“青青，你在看什么？”他没有看她，仍旧盯着前方，“是在看靳凜么？”

千青吸了口凉气，连忙道：“不是不是，师叔您误会了，我我我……我是觉得自己连日来荒废了武艺，所以才来看看而已。”

“以后别过来了。”

“……为何？”

天印的视线在她身上一扫，忽然像是无法忍受一般，闭眼咬唇，痛苦地扭过